

范稳自选集

范稳◎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稳自选集 / 范稳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6
(路标石丛书)
ISBN 978-7-5455-3583-9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0076号

范稳自选集

FANWEN ZIXUANJI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范稳
责任编辑 杨永龙 李晓娟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38mm 1/16
印 张 37.75
字 数 617千字
定 价 5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583-9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言

王蒙

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王蒙的自选作品，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王安忆、赵玫、方方、池莉、苏童等同行文友，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好事，盛事！

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

孟子早就指出来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强调的是心（现在说应该是“脑”）的思维与辨析能力，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会丧失人的主体性，丧失精神的获得。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离不开人的思考。

当然，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文艺文艺，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倍的受众，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渊藪。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

当代文学云云，还有一个问题，“时文”难获定论，时文受“时”的影响太大。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稀罕古、外、远、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不喜欢顺手可触、汗牛充栋的时文。

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时文而晒一晒，静

一静，冷一冷，筛一筛，莫佳于出版自选集。此次编选，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新时期”涌现的作家，基本上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几十年后反观，上千万字中挑选，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以第一批作者为例，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直面历史现实，古朴醇厚，力透纸背。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深邃追问，碧落黄泉，震撼通透，沉潜静谧。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难与伦比，乡土风俗，哲思掂量，人性解剖，一以贯之，未曾稍懈。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偷闲学学少年，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作犹未衰老状，其乐何如？

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
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为倒下去的人们，祈求宽恕同情。
……不畏惧侮辱，也不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心平静气地容忍。

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纪念碑》。每一个虔诚的写者，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拿起自己的笔的。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当然，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那么，叫路标石就好。几十年光阴荏苒，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记忆着希冀和奋斗，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它们延长了记忆，扩展了心胸，深沉了关切与祝福，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

自序：现实是纬线，历史是经线

这是我的第一本自选集。身边的作家朋友好多都出全集了，我还只有自己的那些单行本。这有点像养了一群孩子，长大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家长一时还没有能力将他们重新召集在一个屋檐下，济济一堂，把酒言欢。不过倘若有的孩子长得丑、命运多舛，一来到这世界上就默默无闻，再怎么打扮也还是那个样，反倒显出家长袍子下的“短”来，则不如各安天命的好。不客气地追问：在这个大家都在手机上阅读的时代，有几个人读完过一套全集之类的大部头？我私下认为，全集一类的东西是自己对自己（或者也是别人对你）盖棺论定。对那些写作一辈子的老作家，则是一件大好事。我现在尚能写下去，因此接到天地出版社汤万星先生的电话，说是为我出版一部自选集，便认为这适合我目前这种状态——有一些作品可资再谈，还有更多的不足教人不敢放弃，尚需继续努力。

选编这本自选集有如沙场点兵，够格的就上，老弱病残的则束之高阁。汤先生嘱咐我各种文体的都选一些，但我这十多年来潜心于长篇创作，对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文体几乎染指不多，甚至也写不好了。早年起步阶段倒是从写中短篇开始，但现在展卷读来，常常汗颜。多么幼稚、多么肤浅、多么愤青，多么多么地羞于见人。既然是自选嘛，刚好给了鄙人腾挪躲闪的空间，好货摆在上面，残次品深藏于书房。这也是一种让各位看官可以理解藏拙吧。

吾辈亦晚，历史进入 21 世纪了，才开始慢慢悟得长篇小说创作三昧。“藏地三部曲”是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开始田野调查、采访构思并写作的，这三部书一写就是十年。现在看来真该感谢这十年，人还不算太老，既有激情也刚刚学会有点理性，雪山还爬得上，在藏区的高原上还不会感到缺氧，酒自然是还敢和我的那些康巴朋友们拼。这是人生最敢拼搏的十年，也是最

为美好的十年，没有去经商，也没有去做官，只是潜心写作，过着天不管地不收、姥姥不疼爷爷不爱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或许就该是这样，上帝安排你在最佳的年华做最恰当的事情。当然好日子并不是天天都有，再好的作家也有跟现实妥协的时候。只是当他认输时，如何保持住应有的体面和尊严，才最为重要。

“藏地三部曲”有百余万字，本自选集因为篇幅限制，只选了35万字左右，每部十来万字。这是一件剔骨去肉的工作，自己把自己搞得内心鲜血淋漓。但为编者和读者着想，我还是尽量在每部书里保持了故事和人物命运的逻辑性和阅读美感。我不想让读者读来一头雾水，他们能读这本书，已经是对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也理应尊重他们。不敢说经过压缩的作品就是故事和文字的“精华素”，但至少可以让读者看到写作者的创作历程，看到我所反映的藏区历史与现实、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某个侧面，看到某些我所描绘的人物跃马横枪、浪漫血性的身影。

我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写作者，我追求讲故事的不同方式，也就是批评家们所说的文本意识。但在“藏地三部曲”以及所选的两部抗战题材的小说中，这种文本意识不得被打破。这就像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一个拳师只能按套路来，无法自由发挥一样。尤其是在《悲悯大地》和《吾血吾土》中，当初写作时刻意追求的文本风格和结构创新只得让位于把故事轮廓和人物命运大体展现出来就好。这里顺便啰唆两句，本自选集所选的两部抗战题材的小说是我在走出藏区后，从2011年开始对我们民族抗战历史的一次再发现和重新书写。我现在已不敢轻易再回藏区，不是酒量不行了，而是没有新的发现（或者是随着年岁增长，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与浪漫）。当一个人头发胡子都开始发白时，他或许应该去读一读历史了，而作为作家，也理应该有些历史感和沧桑感。过去我在大地行走寻找灵感和创作的源泉，现在我在典籍和对历史老人的采访中找到写作的资源。现实是纬线，历史是经线，我在自己所处的坐标中“瞻前顾后”。既追寻那些飘逝的硝烟，发掘那些被遗忘或遮蔽的记忆，也观照当下浮躁的人心，以及时代的变迁。我笔下的抗战，不是那种攻城略地、杀敌三千甚至裤裆里藏着手雷的抗战，喜欢看抗日神剧的读者或许会失望。我更专注于写文化的抗战。无论是《吾血吾土》还是《重庆之眼》，各位看官将会看到在战争年代那种凛然屹立的“士气”。士者，有文化的读书人也。士心不倒，民心从之。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抵御外辱之历史，概莫能外。

行文至此，不失谦卑地为自己作一次广告，有读完此自选集不甘心者，或尚需细读者，可再去书店或网上购买原版本重读之。否则，自选本的意义安在？感谢上帝，所选之书目前仍在不断再版，还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一本小书在世上尚有立足之地，书就没有死，作家也就还幸运地活着。

丁酉年秋于昆明滇池畔

目 录

长篇小说

- 水乳大地（选章） / 3
悲悯大地（选章） / 180
大地雅歌（选章） / 301
重庆之眼（选章） / 443
吾血吾土（选章） / 523

附 录

- 范稳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 588

长篇小说

水乳大地（选章）

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对宗教就一无所知。

——马克斯·缪勒

第一章 世纪初

1·叩开西藏的大门

沙利士神父弥留之际，他没有看到天国的光芒，但他一定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当他第一次站在西藏东部的大门时，层层蛮荒的山峦在天地间铺展开去，像无垠的大海中凝固了的波浪，山峦之上是白得发亮的云团，云团飘浮在蓝得纯净如天国的天空中，还有一座金字塔似的雪山耸入云天。它是如此地秀美纯洁，像一个冰清玉洁的无言美人，吸引着每个第一次看见它的人。在二十世纪之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利士神父还不到三十岁，正处于一段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追逐荣耀、浪迹天涯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终生为西藏东南部这片隐秘闭塞的土地魂牵梦绕，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和一片土地的孤独有着不可更改的必然联系。那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神父，跟随已在西藏的边缘地区传教多年的杜朗迪神父正从事一件对教会来讲意义非凡的壮举——叩开西藏的大门。

“杜神父，我看见西藏的雪山了。”沙利士神父指着远方天际之下那座金字塔形的雪山兴奋地说。

那些为他们牵马的藏族人则丢下缰绳，冲着远方的雪山俯身于地，磕起了长头。他们眼睛噙着泪水，嘴里喃喃道：“卡瓦格博，卡瓦格博！”

“这是什么意思呢？”杜朗迪神父问他的向导。

“卡瓦格博，白色的雪山，藏族人的神山！”向导不是在回答神父的问题，而是在向雪山礼赞。他高高抬起双手，仿佛要把他的虔诚传达到远方的雪山上。

沙利士神父望着远方仿佛是飘浮在云层之上的雪山，不解地问：“神山，它有多神？”

藏族向导虔诚地说：“老爷，你们真是有福分的人，许多来朝圣的人，走几千里的路，还不敢说能第一眼就看到神山。没有朝拜过卡瓦格博神山的喇嘛，他的法力就会减少一半；没有转过卡瓦格博神山的藏族人，死后他的尸体都没有人帮忙抬，因为他不干净。”

“你瞧，沙神父，”杜朗迪神父嘲笑道，“多么愚蠢的异教徒。我们的职责，在看见这座壮观的雪山时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把圣十字架插在他们的神山上。”

那个为他们牵马的藏族向导抬起头来说：“老爷，你们上不去的。”

“是吗？”杜朗迪神父此时心情良好，用对一个孩子说话的口吻说，“你等着瞧吧，孩子。没有天主到不了的地方。”

那时他们刚旅行到滇藏交界处的一条绵长深邃的隐秘峡谷里，他们已经沿着澜沧江一侧的马帮驿道走了七天了。那条大峡谷仿佛不是由澜沧江千百万年冲刷而成，而是它一夜之间的杰作，两岸的悬崖和陡坡就像用刀劈出来的一样。源自西藏高原的澜沧江是一条从云层之上倾倒下来的天河，巨大的落差使江水不是向前流淌的，而是跳跃着往天上窜。河岸两侧巨石乱布，波浪撞在上面嘶喊哀鸣、粉身碎骨，终日在他们的身边发出愤怒的吼声，像一场接一场的惨烈战争；这些巨石和疯狂的巨浪使神父们不能不想起《圣经》上洪水滔天时期的蛮荒世界，但即便是诺亚的方舟，在如此凶猛的江水中也绝无生存的机会。自进入到陡峭阴森的峡谷里以来，他们一个人也没有碰见，要不是有一支三十人的马帮队伍为两个传教士提供后勤支援，不要说主耶稣的使徒，就是耶稣本人，也早被饿得奄奄一息了。

杜朗迪神父是一个在中国偏远地区传播耶稣福音的老手，经验丰富，意志坚定，同时又很自负虚荣。三年前，他被法国外方传教会派到了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教区，那时教会的愿望是先在藏东至藏东南的地区建立传教点，依托四川、云南前往西藏的马帮驿道，步步为营地向西藏的中心拉萨挺进。传教会在打箭炉设立了宗座监牧区，在莫维尔主教的统领下，神父们在滇、

川藏区遍设传教点。组织到西藏的传教探险队与杜朗迪神父坚定的意志有关，又和他渴望扬名于欧洲的虚荣心相连。因为他认为：如此令人惊叹的大自然如果不是天主所造，如此纯朴虔诚的人民如果不是主的选民，那就真是神父们的过错了。他早就决心成就一件让耶稣基督也为他感到光荣的大事业，而今天是实现它的第一步。他坐在马背上，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远方的雪山，也禁不住感叹道：

“主啊，它大约有两万英尺高^①。真是全能的天主缔造出来的一座美丽非凡的大雪山。阿尔卑斯山和它相比，不过是一座小山头罢了。”

“可它是西藏的雪山。”沙利士神父说。

“马上它就属于我主耶稣了。”杜朗迪神父自信地说，“顶多三天，我们就会到达它的面前，让基督的光芒照耀着它。”

两个传教士看着那座在远方的蓝天下银光闪耀的雪山，也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向导说，只要到了那座雪山下，就算到了西藏了。而从地图上推测，那座雄伟壮丽的雪山和缅甸、印度的东北部地区挨得很近，甚至比去圣城拉萨都近。骑在马背上的神父们相信，只要叩开了西藏的大门，就没有他们去不了的地方。教会的传教历史将因为他们的探险壮举而写下新的篇章。

傍晚的时候，神父们和他们的商队露宿在澜沧江峡谷里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村子前方的马帮驿道上有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刻写着“大清国云南府”，这意味着他们确实已经站在西藏的大门口了。可是这扇大门依然紧闭且充满敌意。吃晚饭时，一队康巴人的马队冲到了神父们面前，一个看上去衣着体面的藏族汉子跳下马来对杜朗迪神父说：

“峡谷里的风前几天就带来了魔鬼的气味，我家的土司老爷不允许长得和魔鬼一样的人进澜沧江峡谷。你们，回去。”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自信而傲慢，与那些经常和神父们打交道的汉人完全不一样。杜朗迪神父的向导低声对他说，这人就是雪山下野贡土司手下的扎巴多吉头人，他扼守着澜沧江边悬崖上的一条栈道。除了天上的鸟儿不需要它，任何人和牲畜要到西藏都得从那上面经过。按土司定下的规矩，每一个从栈道上通过的商旅都得交两块云南半开银元。

杜朗迪神父笑容满面地捧了一条哈达走上前去说：“尊敬的朋友，我们不

① 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是魔鬼，是法兰西国的商人，我们将给你们带来财富和希望。至于通过栈道的过路费，我们将如数付给你，甚至可以比任何一个商人都付得多。”

“看看你手臂上的毛吧，只有魔鬼才会这样浑身长毛。”扎巴多吉推开了杜朗迪神父的哈达，鄙夷地说，“还有你们的眼睛，头发，鼻子，哼哼，原来喇嘛们经书上的魔鬼就是你们这个样子。请睁大眼睛看看你的脚下，这可是一条藏族人去拉萨朝圣的道路。有哪个藏族人会愿意踩着魔鬼的脚印去拉萨朝圣呢？”

扎巴多吉拨转马头走了，仿佛害怕沾上一身的晦气。杜朗迪神父在中国各地传教十多年了，还没有见到如此骄傲的中国人。他深信在西藏传教既需要耐心，又少不了计谋。刚才他没有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他和沙利士神父早就谋划好了的，他们将以商人而不是耶稣的使徒的身份进入西藏。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上宗教势力最强大、最完整的民族。他们就像要到岩石上去播种的农夫，既愚蠢又固执，既聪明又义无反顾。

天已经黑下来了，杜朗迪神父眼前苍茫的群山显得沉重而朦胧，让他就像看不清真实的西藏。黑暗拒绝了神父迷惘的目光，西藏拒绝了神父探寻的脚步。当一个旅人在如此冷漠的峡谷中徘徊时，他可能更多地感受到的不是畏惧，而是孤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传教士们和扎巴多吉展开了拉锯式的谈判。一方对自己要去西藏的目的闪烁其词，遮遮掩掩，一方却认定是在和魔鬼谈事关自己的土地和子民的信仰、生存的大事。艰苦的谈判几乎进行到雨季来临，杜朗迪神父知道，如果等到泥石流下来时，他们今年就再也没有进藏的机会了。而西藏就在他的眼前，只要通过这条不足三百米长、依托在澜沧江悬崖边的栈道，他就可以实现罗马教会几百年来最伟大的梦想。在一个大雨即将来临的上午，杜朗迪神父带着几个仆人闯到了扎巴多吉头人的屋子前，他大声喊道：

“尊敬的扎巴多吉先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出来面谈一次吧。”

头人在两个康巴骑手的护卫下来到杜朗迪神父的面前。“别费心思啦，这条栈道属于我们藏族人。而你这个自称是来自大海另一边的人，既不是去拉萨朝圣，要做的生意也不是我们藏族人需要的茶叶、布匹、丝绸。谁知道你会不会把魔鬼的灾难带给藏族人呢？所以无论你出多少的买路钱，我都不会放你过去。”扎巴多吉头人说。

“那好，既然你说这条栈道是你的，我就买下它。”杜朗迪神父语气坚定

地说。

“你的口气比牦牛的肚皮还大。你有那么多的银元吗？”头人笑着问。

“你开个价吧。”

扎巴多吉没有想到西洋人会当真，他随口说：“喏，那里有一个接雨水的石缸，一场连下三天三夜的大雨，才能将它填满。你的银元再多，能把它填满吗？”

杜朗迪神父只看了看那个房子外面的石缸，说声“你等着”就走了。中午的时候，他和手下的人牵来了三匹骡子，每匹骡子上都驮有两大筐云南半开银元。杜朗迪神父令人将银元哗啦啦地倒进石缸里，那连续不断的清脆悦耳的声音连天上的神鹰都听呆了，以至于忘了扇动翅膀，垂直地向澜沧江里栽了下去。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石缸被银元顷刻间填满了。对扎巴多吉头人来说，满满一缸的银元，当然远比大旱之年的一场甘霖重要得多。

“妈的，这条栈道是你的了。”他肥厚的手掌一击，宣布了铁幕下的西藏对外国传教士的开放。

假如扎巴多吉头人能确切知道杜朗迪神父要去西藏干什么，他大约不会被一石缸的银元所打动。因为后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灾难证明，为了这个目的，罗马教会已经作了四百来年的努力，而与杜朗迪神父用三年时间打通走进西藏的道路比起来，一石缸银元实在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因此，当两个神父以及他们的商队穿过了那条花重金买下的栈道，翻过一座山口，看到西藏湛蓝如洗的天空，白得发亮的云层，切割纵深的大峡谷，还有那座就像仙境中的大雪山时，杜朗迪神父感到自己正在拉动西藏封闭了几千年的铁幕的绳索。不知是悲壮还是狂喜，他的眼泪潜然而下。

“现在是掀开铁幕的时候了。”

2·学习

三天以后，神父们在一个天上冰雹飞舞、地上大风肆虐的黄昏，叩响了他们进入西藏以来所遇到的第一座寺庙噶丹寺的大门。那座矗立在澜沧江峡谷西岸一个山头上的寺庙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一座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庄，鳞次栉比的僧舍依山而建，簇拥着山坡中央地带巨大的措钦大殿。大殿里威严的佛像洞悉着大地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仿佛神造天设，峡谷里未来五十多年的宗教敌人在这个天上的神灵发怒的日子走到了一起。站在西藏大

门外的那个人说：

“尊敬的僧人，我们是来自遥远的法兰西国的商人，请给我们提供一块能避风雨的地方吧。”

而寺庙内的僧人伸出了谦逊友善的双手：“哦呀，远方的客人，请进来吧。寺庙里从不缺少慈悲和关爱。”

就这样，两个神父顺利地住进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寺庙，住进了西藏的心脏。因为他们知道，要用一种宗教取代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首先要学习藏语和藏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只有向那些学问高深的喇嘛们学习，他们才能最终战胜被天主教徒视为异端的藏传佛教。

第二天，神父们除了留下两个仆人和一个翻译，遣散了为他们牵马的马夫，把带进来的东西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然后他们拜访了寺庙的住持活佛五世让迥活佛和八大老僧。让迥活佛是个慈祥温和的中年人，他高贵典雅的气度立即就征服了两位神父的心。历辈让迥活佛从来都是寺庙里学问最深、德行最高远的大德高僧，这个传承体系几百年来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每一辈活佛都给寺庙、给峡谷地区带来过广阔无边的福祉。尽管噶丹寺的活佛同时有好几位，但让迥活佛这个转世体系历来是神品尊位最高的大活佛。杜朗迪神父献给活佛一座自鸣钟，两块西洋翡翠，一幅耶稣的画像。自鸣钟让活佛叹为观止，他说：

“洋人今天能用两根棍子（指时针和分针）来确定时辰，明天他们就会用马来拉动太阳和月亮了。”

“你们的时间走得太缓慢了，或许根本就没有流逝过。”杜朗迪神父用一个文明人自负的口吻说，“世界已经进入机器时代啦，而你们仿佛还生活在中世纪。知道什么叫机器吗？它重新规划了人们的生活。自从世界上有了各式各样的机器后，人们连走路都要小跑。”

让迥活佛没有过多追问机器为什么要驱赶人们一路小跑，他捻着手里的佛珠，缓缓说：“洋人的想法让神灵也感到不可思议，既然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我不明白他们跑那么快干什么。”

让寺庙里的喇嘛们大开眼界的是神父们带来的那些来自西洋和汉地的商品，可他们的要价让所有的喇嘛都瞠目结舌，而要命的是喇嘛们对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又好奇喜爱得不能自持。在日复一日的讨价还价中，神父们已对寺庙的一切了如指掌了。当让迥活佛第一次用神父们带来的望远镜看到了峡